

赛妮亚 刘亮程 / 主编

乡村新疆系列

شەبەك پىنزا مەدەنىيىتى

徘徊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

地皮酒



周军成
黄毅
傅查新昌 /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○—— 徘徊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

地皮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皮酒/周军成等著. — 乌鲁木齐:
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2.5
(“乡村新疆”系列 / 赛妮亚 刘亮程 / 主编)
ISBN 7-228-06936-6
I. 地… II. 周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-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6680 号

地 皮 酒

周军成等 著

责任编辑	陈琳
出 版	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	830001
印 刷	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发 行	新疆人民出版社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8.75
字 数	138 千字
版 次	2002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6000 册

ISBN 7-228-06936-6/I·2522

定价:16.80 元

我不需要眼睛

因为有人已经替我看到了光明

因为有人已经替我听到了歌声

我不需要嘴巴

因为有人已经替我说出了谎言

我不需要家乡

.....

周军成 / 岁月流淌

- 有时间来看看 / 3
房顶上有根指头 / 9
总得有点事情发生吧 / 15
二蛋 / 19
老葛 / 22
老杨 / 30
狼 / 33
天空这张羊皮 / 37
猴老大和猴老二 / 41
寻找女儿 / 44
春天到了 / 47
不打不成材 / 49
教室门口的坟墓 / 60
阿斯哈啦 / 69
投生人世 / 77
买个地球回来 / 81
我把自个弄没了 / 85
谁病了? / 93

被影子所围困的岁月 / 97
老树 / 99
湮灭的记忆 / 101
这一切可能与我无关 / 105
我守候着的梦 / 107
草包 / 109
寻找那本诗集 / 113
英雄 / 117

黄毅 / 地皮酒

三条鱼的世界 / 121
瑞士军刀 / 125
吃啥补啥 / 133
和布克赛尔走笔 / 137
麻雀在冬天 / 151
站着喝酒的女人 / 157
天山论剑 / 163
不可确定的羊 / 166
罗布人苏来曼 / 189
母亲 / 193
郁金香种籽落地的六种可能 / 195
羊城历险记 / 208

傅查新昌 / 玉米使者

- 麦田的歌手 / 215
玉米的问候 / 221
玉米使者 / 227
流浪城市 / 233
玉米的思想 / 239
神秘的东西 / 243
怀念乡村 / 247
树林 / 251
客居城市 / 254
最后一座村庄 / 256
鸽子的舞蹈 / 261
我就这么活着 / 267
文学的精神 / 270

周
军
成

岁
月
流
淌

有时间来看看

多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的一个朋友，因意外事故去世。由于是我的朋友，为他挖墓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们一行四人，在东山公墓，选好方向便开始挖了，其他三位考虑到我最为瘦弱，不让我动手，十字镐在他们三人的手里传递着。

我闲了下来，闲下来便在密集的坟墓间转悠。

这块坟地，没有青草与绿树，你所见到的这些野草，显得那么稀疏而枯黄，像一个个将要脱尽头发的老妇人。蜥蜴在其中爬行，无影无踪的风像痛苦的呻吟穿过这里。我想死亡的确是可怜的，特别是当你没有一块好墓地的时候。我可怜的朋友，这里没有一棵树陪伴你，即使一棵落光叶子的枯树也没有。

这时间，我看见不远的地方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手里正卷着莫合烟，我想找个人说说话，我走了过去。

“借你的火用用。”其实我口袋里有火柴，我没话找话，其实我就是这么个没话找话的人。我指了指他身旁的墓碑说：“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朋友。”我看见一瓶伊犁大曲，已经被喝掉了几口，他的嘴里有股酒味。

“喝点。”他先在墓碑前倒了一点，然后把瓶子递给我。

我喝了一口。

“你来看他？”我说。

他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我看这墓时间长了。”我说。

“十年了，十年前他死的。车祸。我也是开车的，在阿克苏，来乌鲁木齐我就来这，陪他坐会儿，喝点。”他说话认真的样子让人惊呆了。他的朋友似乎就坐在他身旁。他继续说：“哎，其实我来这里坐坐，心里就感到舒服点，他小子喜欢喝，我不行，喝不过他。他就是喝酒喝死的。我俩都开着车，快到乌鲁木齐的时候。我们把车停下来坐在路边喝，我说他不行了，不能再喝了，他说‘你都没事，我能不行？’结果快到乌鲁木齐的时候他就把车撞在电线杆子上了。我把他埋在这儿。”

“你常来这儿？”

“这回有半年了，有点对不起他，不过没出差的机会，也没办法。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原谅我。这么长时间没来看他，他可能挺闷的。”

“你这人仗义。够朋友。”我说。

“其实来乌鲁木齐也没别的事情。陪他坐坐我心里舒服。再说他活着的时候，在乌鲁木齐就不认识谁，埋在他周围的这些人他肯定也不认识，他挺孤单的。”

我又喝了口酒，说：“他有你这个朋友，算他的福气，谁有你这样的朋友都是福气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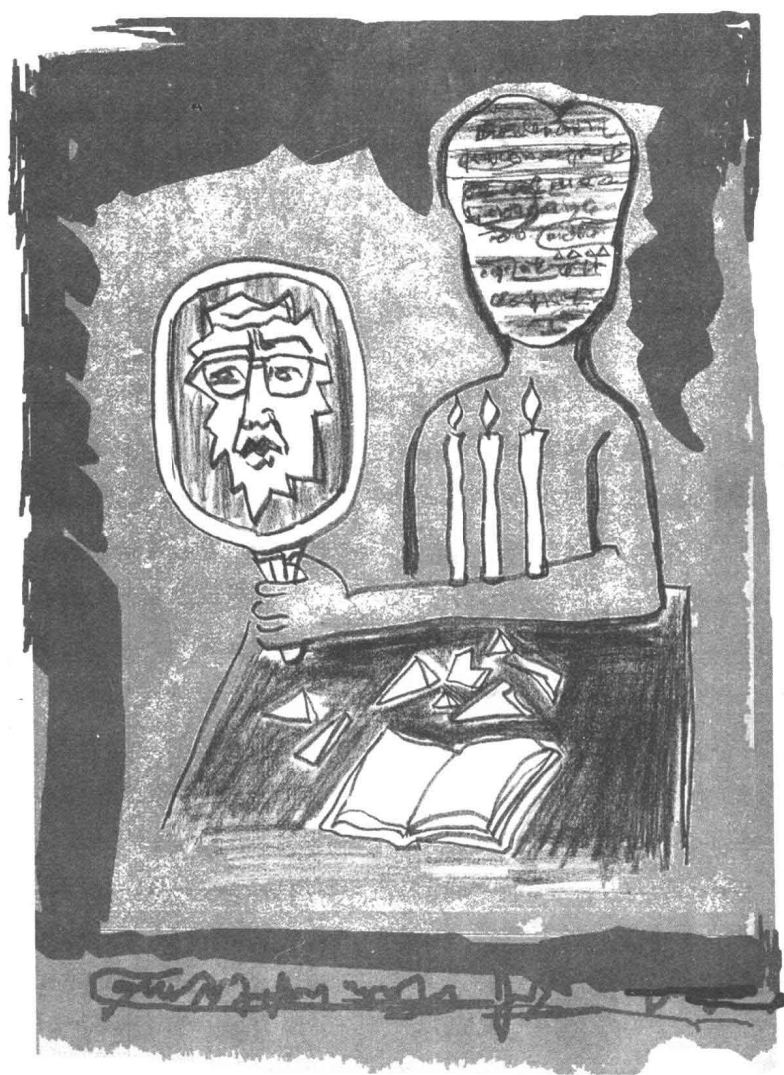
“其实没啥，我只是坐坐，陪他喝点。”

当那瓶酒快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该走了，坐了四个小时了。”他把剩下的酒洒在坟地上，溅起一些尘土，他拍拍

屁股上的土，走了。

我看见了她的背影，她很结实，她是一个很结实的汉子。她在这些坟墓之间晃动着渐渐远去。

多年以后，如果我能在块地底下埋着，有人能常来此小坐片刻，即使一句话不说，一瓶酒不带，只是在我跟前坐着，用手拍拍我的墓碑，像现在拍着我的肩膀那样，我会感到很幸福的，当然不是在清明节，清明节太热闹了。



房顶上有根指头

有时间，我会想起我爷爷，虽然他在我父亲只有5岁的时候，就死了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却常常想起他。

听我婆说，他只有九根指头，另一根指头，被他哥咬掉了。

那当然是他俩还都不大的时候，为了争食一串“拐枣”打起来了，打着打着他的那根指头，便被他哥塞进嘴里，给咬掉了。那根指头，那根血指头，被他哥从嘴里吐出来，扔上了房顶。

开始我还不信，我只是看着我婆手里的白铜水烟锅发愣，看着看着就信了。我想我小时候为啥那么怕我大爷（我爷爷的哥哥）？我只要看见他，便会拔腿往家里跑去。我一直不知道这到底为啥。

而我大爷，前年才去世，整整活到了八十。

我婆说我爷是个读书人，是早些年周家寨惟一能写对子的人。虽然少一根指头。有一年，他去省城上学，学了没几天，便让人家退了回来，说是有病。之后，他便挑起一副油担子，走村窜巷去卖油，只是走了很多天一斤油也没卖出去。

他重重地喊一声“卖油——”之后便走了，等人家拿着盆子、碗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他早就没影了。

之后，他便成了个闲人。天天在两宜镇闲逛着，喝得满脸通红，嘴里哼着秦腔，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。

一天黄昏，他走在一条窄小瘦长的路上。两旁的包谷地都已经抽穗了，在风吹过来的时候，“沙沙”地乱响，像是有些人在里面穿行似的。他走着走着感到想方便那么一下，好在离自家的地已经不远了，他就那么憋着憋着钻进了自家的地里。

他解开裤带的时候，没有感到周围有什么异动。他蹲了下来。这时间，有人拨开一层层包谷杆向他走来。他似乎感到了什么，他提起裤子站起来向周围看了看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风把包谷吹得来回颤动，他又蹲了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到有一阵风向 he 刮来。

“谁？”在他嘴还没闭上的时候已经挨了一脚。之后，他便被人绑了，头上蒙了块破粗布，装进了麻袋。路上跑来辆马车，他被扔了上去。

他被“胡子”绑了。我婆说：“那年咱屋里种了二亩大烟，要不你爷也不会被胡子绑了。”

他总算是个有福之人，不知是咋搞的，他竟然从马车上掉了下来，我想胡子们不至于如此缺乏责任心吧，可他的的确确被胡子们丢失了。他被路人捡到了。在人家解开麻袋上的绳子，把他拿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被吓得不会说话了。幸好认识他“周二爷”的人不是太少，他被人抬了回来。之后，他彻彻底底地病了，在大约出了二十几天冷汗之后，他告别了人世。

我婆说：“你爷是被吓死的。”

只是死的时候，少带走一根指头，别的什么也不少。